



老師是 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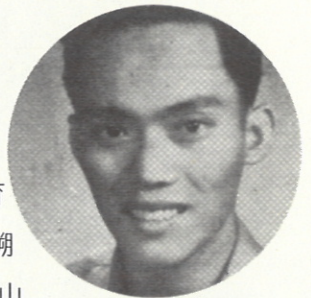
陳清發 新竹縣梅花國小 校長（退休）
高理忠 桃園縣介壽國小 校長
葉晃菲 高雄市前鎮國小 教師
Ciwan 花蓮縣美崙國中 教師
陳誼誠／整理

「老師是原住民」是我們為這一期欲探討原住民老師的培育與任教而想到的標題，為了這一個標題，我們苦思要如何用一幅圖來傳達這樣的意思，最後繪出的是一個左右半身各代表原住民傳統及現代的一個老師。這一個畫出來的老師，所反應出來的應該是許多原住民老師的兩面性，即是一面代表著引導同族學子們走向現代的教育工作者，另一面是身懷對傳統文化難以割捨的原生熱情，而這一點也是本期所要呈獻給讀者的原住民老師面貌。

全國的老師數有27萬人，其中只有2千名是原住民老師，而這一些原住民老師們，往往也最具熱忱與使命感的站在第一線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即使是只有2千名，但是在原鄉的學校裡，他們所擔負的是民族教育的希望，也承載著家長對莘莘學子的期待。在本期的封面故事，我們分別報導四位在民國50、70、80、90年代接受師範教育的老師們，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雖然看到的是不同時代師培教育的經歷，不過，卻也感受到他們立志為原住民教育盡心的初衷是相同的。

第一屆屏師山地班班長 —陳清發校長

政府有計畫的培育原住民教師，應可回溯自屏東師範開始設立「山



地班」為始，自民國48年起，屏東師範開始招收初中畢業的45名原住民學生，這些學生由各縣甄試後進入屏師就讀，畢業後再分發回各個學生的原鄉任教。第一屆的山地班學生能夠負笈至屏東師範就學，在當時都是各縣各鄉甄試的佼佼者，也都肩負了許多家鄉的期待，而屏師51級，也就成為了開展原住民師資培育史的第一批尖兵。

已從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小退休的陳清發校長，是第一屆山地班的學生之一，他描述當年新竹縣在甄選師保生時，仍清楚記得尖石鄉僅有三個名額，由於是保送屏東師範，所以來競爭的學生相當多。校長尤其記得當時有許多家長在私底下的小動作頻頻，且都可能影響最後的上榜人選，要不是那時候的考試成績是公開的，不然以他這一個來自後山的窮學生，要能脫穎而出並不容易。



▲ 第一屆屏師山地班與師長的合照，圖中琳瑯滿目的錦旗與獎盃，證實了同學們在歷次競賽中的優異表現。（圖片來源：屏師51級畢業紀念冊）

在進入師範學校之後，由於陳校長較同屆的同學年長，因此，被選為區隊長，也就是班長，這個角色他一直做到畢業，所以，在畢業多年之後，同班同學相見時，還是以班長來稱呼他。

讓許多屏師人難以忘懷的就是學校特有的「三動」教育，此三動就是運動、勞動、活動。運動方面所指的就是屏師男學生每年都要跑一次萬丹越野賽跑，女學生則是跑操場；勞動方面就是社區清潔服務或是至田裡耕種蔬菜；活動即指學校豐富的社團活動等。尤其在重視運動的校風之下，也往往造就出學生有著傑出的表現。在運動場上的回憶，讓陳校長印象特別深刻，他細數著自己曾在屏

東縣運會時得過百米賽跑與跳遠的銀牌時，仍未忘記奪得金牌的，也同是山地班的同學。

接任第一屆山地班導師工作的，是教授數學科的陳如倫教授，在談到對導師的印象時，陳校長感念的說：「若是學校內有其他老師



▲ 勞動是屏師三動傳統中的一項，本圖是學生在菜園中耕種時的合影。（圖片來源：《屏師精神：三動四教》）

對山地生不利，陳老師都會挺身而出，為山地生說話。」

對於師長的感謝，還有另一件令陳校長念念不忘的就是「…記得有一年寒假，因為沒交通費回尖石鄉，所以就待在有提供吃住的學校，有一天在校園內遇到校長張效良先生，校長問我為何還在學校而不回家過年，我就誠實的告訴校長是因為沒有車費而住在學校。除夕夜當天，學校通知我到校長室，當時的校長就拿出包著十元的紅包給我…」這是他第一次拿到的紅包。

陳校長自屏師畢業之後，就返回尖石鄉服務，服務四十餘年，從未離開過尖石，擔任過尖石鄉境內多所國小的校長。他感嘆的說道，讓原住民學生接受師範教育，並讓他們回鄉服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為，山地鄉很難留住平地老師，年輕老師每年來來去去，能留下來為原鄉付出的，只有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原住民老師們，而他們也往往是最有使命感的一群。

保送師專也保送到更美好的人生

一高理忠校長

由屏東師範負責培育山地師資的措施，後來改為由各師專依各縣山地學校師資的實



▲ 高理忠校長帶領學生參與校外的活動。

際需要，訂定保障名額，供原住民學生入學就讀。

在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小服務的高理忠校長，就是經過新竹師專的師資養成教育後，分發至復興鄉回饋原鄉的泰雅族校長。高校長回憶著在師專的求學過程時說：「…初期是苦澀的，由於保障與加分因素，在課業上不盡人意，但也勉力完成學業，雖然前二年在課業上追得很辛苦，但看到同學們在準備月考的拼勁，才恍然大悟，知道學習是需要努力與下工夫的。」

不過在學校的社團活動中，高校長倒也開啟了另一片天「擔任合唱團團長，不僅啟蒙了對音樂興趣，也培育了自己的領導統馭能力；參加手球隊時，體驗到了體能訓練與刻苦耐勞的團隊精神；而這些經驗對之後教

育工作的投入，都有深遠的影響。由於參加原住民學生團契，接觸了其他原住民學生，才進而對原住民教育有了憧憬與期待。」高校長在一篇對師專教育的回憶文章中，是如此描述著他在師專豐富的社團生活。而畢業時領到的群育獎更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畢業之後，高校長分發到桃園縣的復興鄉服務，在即將屆滿二十年的服務生涯，高校長自認為，從教師、主任到校長的歷程中，他從不敢懈怠。「由於身為原住民又在原住民地區服務，除了強烈的使命感，更有身為教育者的責任感。」

而高校長也確實在教育崗位上，有著許多傑出的表現，不但在服務期間輔導原住民學童刻苦自勵，獲得教育廳表揚；指導學生參加國語文競賽、合唱、舞蹈、節奏樂隊，也都曾榮獲全縣及全國的優等獎。在主任任內籌設原住民文化館，也曾擔任全國鄉土教材教學觀摩會試教人員；在校長任內則擔任桃園縣泰雅語教材主編，策劃母語視聽教材並積極推展部落大學課程，創作原住民歌謠並受邀擔任教育部原住民教育政策會政策委員等。林林總總的成績，讓人對高校長總是刮目相看，而這也是對原住民校長的肯定。由於辦學認真，於94年獲選為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改制後的傑出校友，對於這些榮耀，他認真的說：「這是經年累月的努力，更是身為原住民的本分。」

師資培育法圓了老師夢

—葉晃菲老師

「師範教育法」在1994年修正改名為「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就由計畫式培育改為儲備式培育，由一元化轉為多元化，培育機構由原師範校院擴大為各大學校院經實核准可以開設教育學程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共同參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的培育。學生由全公費式改為以自費為主，公費及助學為輔的培育方式。

對原住民學生來說，也同樣開了投入教育工作的一條路，教育部於「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中，也明訂了保障原住民學生的條文，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佔上開外加名額。

有了保障的措施，同時也鼓勵了更多的原住民大學生，將投身教育當作志業。高雄市前鎮國中的葉晃菲老師，就是一個剛自大



學畢業的排灣族女生，因為在學校修了教育學程，也就一圓了當老師作育英才的夢想。而她修習教育學程的原因，並不只是想一圓老師夢而已，而是為了能成為原住民文化的宣傳者，「由於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興趣，希望能夠更深入瞭解文化意涵，因此大學選擇了民族學系。在學習過程中我一直在思索，該透過何種途徑將原住民文化傳承、推廣甚至行銷，如果我只是學會了這些知識，卻無法應用，那麼也只是閉門造車。因此我輔修「新聞系」和「教育學程」，嘗試用這兩種途徑讓更多人認識、欣賞、尊重原住民文化，然而經過一學期的接觸後，發現大眾傳播的力量雖然驚人，卻往往流於形式表象；反之，教育的力量雖不如傳播媒介可觀，卻是根深柢固地影響著孩子們，真正深切地促進社會多元尊重，因此我決定從事教育工作，築夢踏實！」

在修習教育學程的過程中，葉老師深覺這是一個自我探索和頓悟的過程，「教育學程培養我能夠跨領域的結合，將不同專業的知識融會運用，做最有效的應用，也嘗試將多元文化融入教學設計。」

「在政大教育學程裡，來自各個科系的

同學一起上課，異質性極高，在課程討論和小組報告的過程中，往往會激盪出不同思維，突破既有的想法，學習用多元觀點來看待教育，從不同領域的專業背景切磋學習，如此的氛圍，是我在教育學程的課程中，收穫最多的部分。



▲ 前鎮國中的原住民學生在展示原住民文化攤位前與師長的合影。
第二排站立者右起第一位是葉晃菲老師。

印象中，有一門課『輔導原理與實務』採用小組主題討論方式上課，老師刻意安排異質性分組，我們那一組有日文系、應用數學系、

中國文學研究所、韓文系、心理系，尤其是由應數系那位同學，總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點子，是我們讀社會組的人從來也沒想過的。大家所學的領域不同、生活背景的差異，討論起來也特別豐富，往往上完這堂課，心中都會大叫『啊！怎麼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而感到特別的興奮。」

雖然我們不是人家口中「正統師範體系」的老師，但是我們接觸的課程和生活經驗，更為多元豐富，更貼近社會，也使我在目前的教學中，帶給學生更多的思考方式，更獨特的教學內容。

走進原鄉就知道心的方向

—Ciwan老師

在花蓮縣美崙國中教書的Ciwan老師，是一位生長在秀林鄉的太魯閣女老師。當她回想當年要選擇唸哪一間大學時，因為對各大學科系的狀況並不瞭解，所以，在選填志願時，原本想念新聞系的她，在當時並沒有太多的選擇。然而，最後會選擇進入師範大學，家人的期許卻成為了主要的原因。

即使在一開始，對於當老師這一個工作，

並不充滿期待，會進入台灣師範大學，也總以為在師大裡應該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所以，大學的求學階段，就她的說法是在徬徨的心態中渡過。由於在師大唸的是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雖然，在國內的各級學校內都有圖書館，不過，唸本系的學生仍必須要修輔系才能在畢業後，進入學校教書，也就因此，她選擇了特殊教育為修習的輔系。在畢業之後，也就順利的回到離家鄉秀林鄉不遠的花蓮市美崙國中擔任特教老師。

當問起他在大學求學階段，是否有機會接觸到原住民文化的知識，或是想過民族認同的問題時，Ciwan老師十分肯定的說著，「在師範大學並沒有可以讓學生有接觸到原住民文化知識課程的機會，更別說是教導學生們在畢業服務後，如何跟原住民學生相處，所以，師範大學應該要提供對能讓老師知道如何親近並輔導原住民學生的訓練，以及提供對原住民文化知識教育的課程」。

對於原住民意識的抬頭，Ciwan覺得應該是在進入大學後，接觸到其他的原住民學生之後，才有如此的感覺，也才會開始想去唸一些跟原住民有關的東西。尤其在畢業，回



到原鄉並走進學校之後，感觸更加深刻，並有著一股想要改造部落的想法，「覺得部落有很多事物需要改造，但是，自己的力量又太小，改變不了什麼事」，她感慨地這樣說著。對於學校的行政主管，他也感受到他們對原住民教育的不瞭解，「原住民學校的行政主管更應該要有觀念，也都必須要再教育，因為他們是影響學校教育的重要人物」。由此可知，Ciwan在走出師大之後，對於原住民的部落、文化、教育等，漸漸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覺得應該為這樣的想法付出力量。

Ciwan老師同時也是東華大學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研究所畢業的碩士，他認為唸過人類學相關系所之後，對於民族與文化觀念的改變，有許多幫助，而這也是她對自己及未來仍懷抱期許的重要支持。相信在她秉持的信念下，在教育的崗位上，應該能為美崙國中的原住民學生帶來許多希望。

結語

現在若有原住民有志於從事教育工作，依「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的規定，原住民籍學生報考師範及教育大學，

均有降低錄取標準25%的加分，且各教育大學仍保留原住民學生的保送名額，每年均甄試保送生40名（山地鄉29名、平地鄉11名）進入各教育大學就讀。因此，政府仍舊保障原住民師資的培育機會，就如同高理忠校長所說的「回首來時路，國中時期在學習競爭力不足的偏遠地區就讀，若沒有保障加分的優惠措施，不知現在是否能這麼幸運，可以從事春風化雨的教育工作。也因為這樣的機緣，才能夠發揮所學，服務更多的原住民子弟，讓原住民的學子能在社會的階層中向上流動。」，雖然過去的山地班早已不存在，但是，在多元師資培育的制度下，原住民學生想當老師的夢，似乎也更容易實現了。不過，看到Ciwan老師在教育現場所感受到的，當原住民老師走上講台之後，才會發現到原住民族教育的責任是沈重但卻重要的，而師範教育所提供的知識與訓練，卻也往往是不足為用的。當我們肯定陳清發校長能夠在偏遠的尖石鄉山區，為教育付出三十餘載的精神，也讓我們給這些願意為原住民教育付出的原住民老師們更多的掌聲與支持。